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六十九

臣王先謙

臣周瀚蕃恭校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春正月己丑調陳輝祖爲河南巡撫鄭大進爲湖北巡撫○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大計藩臬考語一摺內於布政使陳用敷用禔躬二字殊屬未當禔躬二字本不經見惟楊雄法言有禔身之語禔當作安字解後世誤以禔爲持字義且改身爲躬已失本意然亦惟庸爛時文中有之本非章奏所宜用而施之考語尤屬不合此乃李湖不求甚解致蹈不通之病除令軍機大臣改正發鈔外將此傳諭該撫知之○乙未諭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品行端醇材猷練達老成敦樸體用兼優由州縣洊陟封疆宣勤奉職數歷多年自簡畀綸扉仍管兩江總督

秉公持正董率有方其兼管南河事務亦能經理得宜深資倚任  
昨以豫省漫口工程緊要特令馳赴工次督辦堵築事宜近據袁  
守侗等奏其染患痰喘之證不能眠食卽派乾清門侍衛布彥達  
賚帶同太醫院堂官陳世官馳往診視並諭安心調養以冀速痊  
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仍派乾清門侍衛布彥達賚馳驛前往奠  
醑並加恩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註冊之案俱著開復所  
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端○諭三寶著  
補授大學士仍暫行兼管湖廣總督事務俟朕酌量得人另簡總  
督後三寶再行來京入閣辦事兩江總督員缺著薩載補授仍兼  
管江南河務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署理○丁酉諭  
經筵典禮兩年未經舉行本年二月已過大祥且經筵爲闡學崇  
經又無宮懸之奏自可如常循舉今以二月初四日御經筵所有

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豫備○癸卯 上啓鑾謁 泰陵 泰  
東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裁福建副都統一○  
乙巳諭原任大學士高晉靈柩到京時著加恩令其入城○命阿  
桂赴河南查勘河工善後事宜○丁未 止謁 泰陵 泰東陵  
○戊申 上詣 泰東陵行二週年禮回鑾○己酉命三寶爲東  
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辛亥 上還京師○甲寅諭太僕寺事  
務派大臣一員兼管著爲令

二月丙辰朔減兩淮商籍學額裁泰州通州龜籍學額歸本州縣  
應試○戊午賞文淵閣檢閱中書挂用朝珠○己未 上御經筵  
○轉王杰爲吏部左侍郎調劉墉爲吏部右侍郎由戶部調○癸亥左  
都御史邁拉遜以疾免○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昨素賚瑞到京經  
軍機大臣等審實閹割家人復致於死等情請照例定擬革去郡

王朕念額敏和卓著有前勞意欲加恩將素賚璠郡王降爲貝勒仍罰貝勒俸五年留京居住但伊遊牧回眾須扎薩克管束今授素賚璠爲貝勒伊遊牧復另放一扎薩克伊家轉俸邀添一官因欲將素賚璠留京其恩襲之爵選伊弟一人承襲卽作爲扎薩克駐遊牧管束屬人著將審擬素賚璠奏摺暨朕欲降恩旨一併寄與永貴索諾木策凌閱看俟將素賚璠諸弟內揀選有人奏到時再降諭旨此事務須嚴密不可洩漏將此傳諭永貴索諾木策凌知之○辛未予故克勤郡王慶恆祭葬謚曰良○丙子召黃檢來京以增福爲福建巡撫吳壇爲江蘇布政使由江南河庫道遷○以申保爲左都御史由禮部左侍郎遷彭元瑞爲戶部右侍郎署工部左侍郎○丁丑諭朕閱黃廷桂奏疏刊本載有皇考及朕硃批自係黃檢所刊實屬謬妄已將黃檢交部嚴加議處卽令來京候旨並通行曉諭矣

因復令軍機大臣詢之黃廷桂曾孫黃文燦據稱伊家並未見此刻本卽伊曾祖祠堂及伊曾祖母處均無此書並問之老家人亦不知此書刻自何處其太古堂實係伊家公共堂名至伊曾祖黃廷桂錄存奏疏彙本聞伊曾祖身後卽經伊叔等取去不知歸在何人之手等語黃檢等兄弟三人一爲總兵黃模一爲知府黃栻皆非能刻書之人其爲黃檢所刻更無疑義但伊旣爲伊祖彙刊奏疏乃於伊祖祠堂及伊祖母處俱不留置一部可見其鐫刻此書並非實欲效法其祖思爲表揚不過刷印多本分送眾人圖於顏而增光且博取虛名耳或其事由於庸劣幕友之慫恿亦未可定但黃檢身係漢軍世僕本不當學漢人之刻集沽名况伊祖歿後受恩極爲優異入祀賢良世襲伯爵並於紫光閣圖形已足名垂不朽更何藉奏疏流傳爲重是黃檢此舉非惟不能繼乃祖之

志並不能體乃祖之心朕將黃檢不次擢用竇望其克肖祖風若  
早知其如此必不加恩簡任矣仰惟 皇考硃批諭旨導人善而  
戒人爲非裁其過而引其不及因人施教之 聖心至深且切黃  
檢如果能敬繹遵行服膺勿失其於立己服官之道該括靡遺又  
何待刻其祖所奉 硃批方足爲法哉至朕臨御以來不特硃批  
從未鐫刻卽歷年所降諭旨前經大學士蔣溥奏請刊布朕亦未  
允行蓋因習見 皇考時每召九卿等進見冀人領悟乃訓誨開  
導反復數千言諸臣退出惟竊語跪聆踰晷形體疲勞從無言及  
聖訓之當深體者足見眾情非可口舌化導朕故不欲以批答  
之詞宣布之旨付之剗劂耳至於 硃批諭旨曾經 皇考親加  
刪定豈臣下所可稍爲增減若朕之硃批旣未刊行更非臣子所  
當漏洩况君前臣名古今通義朕偶抽閱所刻奏疏內有乾隆八

年三月初二日黃廷桂請開石羊河船運柳林湖屯糧一摺其中將提督總兵俱但書其姓不書其名而於總督尹繼善則直書之卽以刻書體例而論亦不盡一蓋黃廷桂素與尹繼善不睦黃檢必知之故逞其私見妄加揚抑耳至刊載諭旨更無不直書臣工名字者而其摺內敘述朕之硃批將黃廷桂李繼武之名俱空缺不書尤爲無禮可見黃檢無知高興謬妄殊出情理之外斷不能承受朕恩矣黃檢膽敢刊刻伊祖所奉 硃批又復種種乖謬於不率不密之失兼而有之其咎戾實在於此朕將黃檢嚴示懲創亦在於此恐外閒無識之徒妄議朕之處分黃檢必因黃廷桂奏疏中有過於切直不可傳布之語此甚非也黃廷桂爲人眾論不免謂其深刻卽所奏之摺亦非以文辭見長大率不避嫌怨據實上陳卽或近於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極諫則實無其事



其疏具在可考而知也况朕非不容直言之主臣工亦從無以批  
鱗激切之言奏聞者朕方以此爲愧其或事關民隱無不立見施  
行若隨事條陳亦無不下部覈議並未嘗稍爲禁遏也方今內外  
臣工尙無大奸大惡結黨納賄之人言路亦無門戶紛爭肆意攻  
訐之事其一切章奏從不留中又復有何隱諱乎且如錢度之貪  
黷多賊方世雋良卿之敗檢不法皆經朕察知重治其罪並非由  
科道之參劾又何有不納諫之事乎至於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  
甚至其僞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其事本非盛世所宜有况自  
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彙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  
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卽不宜復  
行存刻至以 皇考及朕之硃批亦一併刊列則尤不可且黃廷  
桂奏疏刻本因永貴自葉爾羌查送高樸所攜去書籍朕始見之

並非有意查訪而得可見昧良之事必爲天理所不容自然敗露  
爲臣子者可不知所儆懼乎著再將此通諭知之○庚辰諭四庫  
全書館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礙應毀書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  
必達南州草所載奸商奸璫結賄欺君諸疏俱持論不撓極爲伉  
直如蕭近高疏草內載其劾大璫潘相等以礦稅擾民宋一韓掖  
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永等蠹國病民諸疏均屬詳  
明剴切又侯震暘天垣疏略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極論並及於  
沈淮之交通內臣亦能侃侃不阿雖其間若徐爾一之九八分疏  
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曲加贊譽是非倒置  
以圖榮聽此外亦不過撝拾陳言固無足取其餘讜論危言切中  
彼時弊病者實俱無慚骨鯁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黃道周等  
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救時艱忠藎之忱

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違礙字句酌量改易無庸銷毀因復思明  
自神宗以後朝多批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阨危往往苦口極言無  
所隱諱雖其君置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遺編具在凡一  
時廢弛督亂之蹟痛切敷陳足資考鏡朕以爲不若擇其較有關  
繫者別加編錄名爲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  
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來永爲殷鑒况諸臣彈劾權奸指摘利病  
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  
見於明史朕方欲闡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沒弗彰况諸臣在勝  
國言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爲其主不宜深責非若身  
入本朝肆爲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量  
爲改易選錄餘仍分別撤毀於辦理違礙書籍亦屬並行不悖著  
交該總裁遴選一二入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次呈覽候朕鑒定

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三月乙酉錢鋈因病解任以杜玉林爲四川布政使由按察使遷○

丁亥封 皇八子永璿爲多羅儀郡王○以汪新爲四川按察使

由湖南調

○戊子轉阿肅爲禮部左侍郎以達椿爲禮部右侍郎

由內閣

○己丑軍機大臣等議奏四川木果木潰兵因人數過多

從寬發遣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安插但令安居內

地不足示懲請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得旨木果木失事皆因

此等緣營潰兵罔顧軍律相率奔逃情罪實爲可惡本應梟予駢

誅徒以人眾朕心不忍然仍令其偷生內地將何以戒將來可保

百年無用兵之事乎今卽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尙屬施恩格外

理應共知感悔著各該督撫於各潰兵起解時詳悉諭知爾等已

蒙恩貸以不死實遠非常曠典如不知安靜守法或於中途乘閒

脫逃無不卽時拏獲照改發新疆例立行正法決不再爲寬貸俾  
其知懍懼不至自蹈刑辟副朕法外施仁之意○庚寅免湖南乾  
州等三廳城步等二縣苗民糧米○丙申諭前據周元理奏井陘  
縣民李馥等斂錢告官並劣生梁進文等抗官毆差一案審明分  
別定擬隨交三法司議及覆奏之日適提督衙門將案內逆犯  
梁綠野緝獲具奏閱其供詞稱係因該縣知縣短價派買穀石及  
修橋修廟派錢累民各款是以赴府控告等語朕以梁綠野係此  
案重犯所供情節或係畏罪反噬然亦不可不查其虛實因派侍  
郎喀甯阿錢汝誠前往該處查訊明確如所供悉屬誣捏卽將梁  
綠野同應正法各犯奏聞在彼辦理嗣復經提督衙門拏獲梁二  
觀到案並非有名要犯而所供與梁綠野相同朕始疑該縣之短  
價派錢各款似非盡由奸民誣捏而周元理並未將該縣派累激

變之事據實具奏顯屬袒庇劣員於吏治甚有關繫尤當徹底根究而其事甚大非喀賓阿等所能覈辦因派福隆安馳往該處訊明覈實具奏並傳諭福隆安令將諭旨與周元理閱看先行詢問奏聞茲據福隆安奏初九日馳抵正定府提集此案要犯人證並知縣周尙親隔別研訊據李複等供詞覈之梁綠野等在京所供情節相符嚴訊周尙親及該縣管門家人駱榮並倉書等雖尙未肯卽吐實情而供詞閃爍罅竇甚多該縣科派情事在所不免等語看來此案竟係屬實殊堪駭異奸民聚眾抗官固宜亟行懲治而該縣派累激變豈宜置之不問况朕見降諭旨甚明地方遇有民變之事其滋事之劣員固不便同時糾劾致長刁風亦應查明實在款蹟具摺聲明俟本案審結後另行覈辦周元理久任封疆豈得諉爲不知何竟不遵照辦理及福隆安詢問周元理據稱既

不將劣員奸民一併辦理具奏迨辦結奸民案後又不將該縣續行劾參實屬糊塗錯謬更無能置喙等語而於結案摺內稱該縣並無不合之處竟未提及是周元理亦自知袒護劣員罪無可追所辦殊出情理之外非尋常徇庇因公者可比難以復邀寬免朕實不意周元理竟至於此今此案見交福隆安等秉公查訊周元理不便復居總督之任著卽解任聽候查辦其直隸總督員缺著英廉速行前往署理俟福隆安審明到日另降諭旨其承辦之臬司道府等並著福隆安查明參奏○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周元理奏查辦井陘一案惟稱未將該縣周尙親累民各款切實根究續參自以爲咎無可辭而於結案摺內敘稱該縣並無不合之語竟不提及尤屬用巧大謬周元理於劣員派累激變之處意存袒徇非但不遵向降諭旨查明另辦且於審擬定罪摺內聲敘派員赴

井陘縣確查各款該縣均無不合等語直是將該縣開脫完事周  
元理之罪實在於此乃此次奏摺僅認不行續參之過而於稱該  
縣並無不合開脫結案之處隱而不敘顯係避重就輕巧爲支飾  
亦思此文過飾非可用之於朕前乎可以存此一句疑案卽爲無  
過而朕之處分爲過嚴抱屈乎至所稱梁綠野在劉浩處喊冤一  
節雖卽飭交清河道等查辦未經詳細奏明實屬糊塗錯謬等語  
亦屬取巧蓋周元理明知劉浩止固自了其餘槩置不問料其必  
不入告是以匿不具奏希圖消弭耳若金輝或英廉在彼向其喊  
冤自必據實上聞周元理亦不敢不奏矣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洞  
鑒尙敢以遁詞巧飾乎實屬可笑豈朕之辦事周元理解任俟福  
隆安等審明乎著傳諭嚴行申飭昨已降旨將周元理解任俟福  
隆安等審明到日另降諭旨將此傳諭知之○戊戌諭昨據福隆  
安等奏查訊



井陘縣民聚眾抗官一案所控知縣周尙親科派款蹟在所不免  
必須徹底根究已降旨將周元理解任聽候查辦今復據福隆安  
等奏訊據該縣管門家人駱榮供稱上年八月採買倉穀三千石  
官價原係九錢三分彼時將銀換錢給發適錢鋪短錢該縣止照  
六錢銀數給發錢文其餘三錢三分若百姓無話卽不找給今年  
正月閒聞金柱等莊有人要告隨集本縣各莊鄉保找發銀三錢  
三分其二十八莊俱經領去惟金柱等四莊不肯補領卽赴府呈  
控質之該縣周尙親亦不能辨其爲先侵後吐已屬顯然尙須逐  
案質證明確方可定擬結案等語是該縣周尙親侵扣穀價一款  
業經審實所侵數至盈千且滋怨激變其罪已難輕追著福隆安  
等卽將各款審明一併從重定擬具奏至周元理於所屬知縣中  
有此等派累劣員經縣民控告並不切實查辦遵朕向降諭旨另

摺奏明於懲治奸民後續將該縣勘究且於審擬結案摺內聲敘  
查明該縣均無不合顯係有心開脫冀以虛詞了事實出情理之  
外不意周元理竟至於此及傳旨詢問周元理其覆奏之摺僅認  
不行續參之過而於稱該縣並無不合之語匿不提及尤屬避重  
就輕巧爲支飾蓋周元理亦自知袒護劣員應獲重譴故爾文過  
飾非此等伎倆豈能施之於朕前乎可以存此一句疑案卽爲無  
過而朕之處分爲過嚴抱屈乎周元理在直多年由縣令洊擢總  
督其平日偏徇屬員諸事彌縫之習錮蔽已久但尙未敗露朕亦  
不肯過於逆億卽各督撫於所屬各員曲爲護庇皆不能免而未  
經發覺朕並不肯以苛爲察以刻爲明多方究詰卽或遇有袒徇  
屬員之案其事涉因公者無不從寬留任卽如高晉一人革職註  
冊至十餘案之多其明證也若周元理於科派激變之劣員置之

不問且稱其並無不合顯爲開脫其於政體官方所繫甚大非尋常徇庇可比此而不加整飭何以服民心而肅法紀周元理簡任總督以來辦理諸事頗爲盡心朕方且憐之卽派福隆安前往查辦曾經而詢不願周元理之果有此事今旣審明屬實不能因周元理之小節足取復示姑容朕綜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功罪輕重惟視人之自取此事若復姑息非所以示公允且恐各省效尤吏治尙可問乎周元理本應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姑念其年老著革職仍加恩賞給三品銜在正定隆興寺同劉浩管理廟工效力贖罪其司道府等官應行議罪議處著福隆安等於審結此案時一併參奏再降諭旨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據福隆安查奏井陘縣民聚集一百餘人於二月十三日午後赴正定府劉浩寓所控告該縣科派各款劉浩並未出見惟向知府告稱我係辦理

工程之人未便多管此等事件知府出告眾人於三更時方各散去隨將此事詢之劉浩亦無可置辨等語劉浩係欽差大員於地方尋常事件自不應干預若遇此等聚眾控官之事雖不受其控辭審理亦當據實以有此事入告豈得視同膜外置若罔聞劉浩此次辦理廟工諸事見小推諉朕因其平素爲人本係如此不足深責乃於此等大案亦竟漠不關心藉詞推諉又安用此侍郎爲耶劉浩著革職仍加恩賞給三品銜留於隆興寺同周元理管理廟工效力贖罪其工部侍郎員缺著汪廷璵補授汪廷璵見在出差徐績近復丁憂工部漢侍郎乏人徐績百日未滿之前著謝墀暫行兼署○調楊景素爲直隸總督三寶爲閩浙總督以圖思德爲湖廣總督舒常爲貴州巡撫調雅德爲倉場侍郎以惠齡爲工部侍郎伊犁領大臣○辛丑諭據福隆安等奏查審井陘縣知縣周尙

親短發穀價屬實按律問擬並將此案不能究出實情之臬司文  
祿清河道沈鳴皋正定府知府方立經俱請革職分別發往新疆  
及軍臺效力贖罪等因一摺已批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矣  
達爾吉善前此革職之案尙非大過且任直隸臬司年久尙屬熟  
手著加恩補授直隸按察使仍帶革職留任劉峩丁憂回籍已將  
一年著署理清河道事務俟服闋再行實授劉戡未到任之前著  
梁肯堂暫行護理黃松妄刻伊祖黃廷桂奏疏已照部議革職固  
屬自取但其罪尙不至終於廢棄著補授正定府知府仍帶革職  
留任並著隨同周元理等辦理隆興寺廟工以贖前愆○癸卯諭  
軍機大臣等據周元理奏見候英廉來至正定接印後同赴保定  
將一切應辦事宜交代明白卽起程赴京泥首宮門叩謝天恩等  
語殊可不必周元理此時尙何顏見朕卽朕亦不忍見之且周元

理自簡任總督以來辦理地方諸事頗爲盡心惟邇年來見其精力漸不如前朕方且憐之恐其引年致仕另易生手至此案之發覺並非朕之有意吹求及豫存逆億亦非大臣等所能挾嫌中傷且並無風力科道聞而糾劾周元理應所深知况周元理審結此案時朕卽交部速議降旨及拏獲梁綠野供出知縣派累各款尙以爲該犯畏罪反噬及續獲梁二觀供亦相同則不得不疑其事或有因矣然猶恐初派之喀甯阿等不能審出實情特派福隆安前往查辦以定真僞並面諭福隆安以不願周元理之果有此事及福隆安至正定訊明周尙親之短發穀價屬實則周元理之袒庇劣員不卽查辦且謂其並無不合曲爲開脫其於政體官方大有關繫若復爲之姑容致各省效尤吏治將不可問是周元理之罪實由自取朕雖心存憐惜亦不能廢法姑容此朕辦理此案之

苦心也然猶念其年老不忍徑行罷斥發往軍臺仍從寬賞以三品銜令在隆興寺廟工效力贖罪此實格外矜全周元理如果自知感激愧勉惟當於廟工實力董辦以期妥速完工庶可爲桑榆之補此時卽欲來京亦不在應見之列朕更無可與言且俟一二年後廟工告竣朕自當親詣瞻禮落成伊於彼時再見未晚將此明白諭令知之○乙巳以德明爲內閣學士

由太常寺卿遷

○丁未諭前

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 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毀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卽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毀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真僞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况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彙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川之疏刻入集

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卽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硃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疏二本及板片奏繳請毀朕詳加披閱大率發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愼密卽其中閒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皇考硃批刪改且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毀之列所有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已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遍諭知之○戊申諭正珠朝珠定例惟御用至皇子及親王郡王不但不准川正珠卽東珠朝珠亦不准用嗣後分封王爵俱不必賞給珠子朝珠

夏四月乙卯朔 上閱火器營兵○己未改開展辦事大臣爲領



隊大臣移駐吐魯番○丙寅以紀昀爲內閣學士

由詹事遷

○丁卯諭

軍機大臣等阿桂等覆奏見在籌辦河工及將來查勘應辦各工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前以阿桂等原奏四月初可望合龍是以諭詢阿桂或於合龍後將善後事宜擇其要者辦定章程阿桂卽先行回京令袁守侗在彼做照妥辦乃就前此垂成之局而言今北壩復衝塌二十丈有餘見在籌挑挖引溜溝及設法進埽此時應辦之事關繫重大阿桂自當在彼督辦冀速蒧工俟合龍堅固後再行起程爲是不必因有前日詢問之旨急於回京至新挑引河務須極寬極深方可期剏動大溜不得存惜費之見當以從前之淺窄後致不能得力爲戒壩工進埽照圖內硃筆標識自新作壩臺起斜向西南進埽俾挑大溜由東北趨注引河庶開放掣溜更爲順利至進埽合龍亦照硃筆橫識處施工仍不離前此

所指兜袖之法自當有益阿桂等務卽悉心妥籌一面辦理一面覆奏其見擬另挑之引河通計不過三百丈易於趲辦阿桂等務須董飭承辦各員弁趲集人夫上緊趕辦以期速竣其壩工進埽必須較前寬厚逐步培壓堅實方可得濟總之此次辦理堵築事宜引河必比舊寬深進埽必加意堅固以期速收實效見今河流平緩上緊趲辦自可速期蒞事此時惟當以剋期趕辦爲言使在工人員共知奮勉斷不可爲萬一不能卽完之說致眾心懈弛各懷觀望或致因循遲緩不可不慎亦猶軍營進兵務爲必勝之說使將士咸知用命不論地之險易並得成功所謂事在人爲阿桂尤所深知也至於本年節候雖早然初伏亦在六月初八日伏汛距今尙有兩月此時上緊趲辦斷無至伏汛時尙未能蒞工之理著阿桂等詳悉覈計若果如法施工諸事應手約計何時可以合

龍先行覆奏再儀封工次四月初七日東北風暴以致塌動壩工  
是日京師下午亦有東北風可見百里不同風之說亦不盡確前  
日下午此間西南風甚大豫省諒亦相同或將大溜偪向引河可  
期暢注該處情形實在如何並著阿桂等據實覆奏朕於豫省河  
工一事晝夜焦勞而軫念災黎尤爲懸切以上蒼仁愛民生無  
日不誠心默禱仰祈 垂佑昨又降旨令阿桂等俟合龍後於見  
在施工處所興建 河神廟以答 神貺速得工成今復思古有  
沈璧禮河之事因擇白玉璧一件並撰擬祭文一道由驛發往著  
阿桂等於接奉後卽詣見作壩工河岸虔誠致祭或可冀 河神  
佑助速得成工至於見在儀封堵築事宜惟在阿桂等實力妥辦  
不可畏難亦不宜欲速以冀 天佑 神助及早成工此外亦更  
無他法但缺口漫下之工由賈魯河至渦河入淮河歸於洪澤湖

計洪湖不能容納則下河被災必重此則不可不先事綢繆者昨已諭薩載先將清口兩壩及早展拓不必拘定六十丈之誌卽拆至八十丈以外亦無不可但東壩難於多拆自應將西壩多展數十丈使清水暢注庶爲有益至所聞淮河以下洪湖以上有高家灣之地可以分洩淮水仍入黃河已令薩載迅速前往履勘如果施功有益卽速估計覆奏及早辦理○刑部議覆大理寺卿虞鳴球奏律內五徒三流各載杖數至五軍發遣及雜犯三流總徒四年雜犯斬絞准徒五年俱未載杖數恐罪重者轉得倖免請照大清會典所載於律內軍遣及總徒准徒項下逐一註明等語查五徒三流俱杖一百而總徒准徒及軍遣罪名律內轉未分晰者滿杖至一百而止名例所載應杖之數卽會典所載並杖一百也既有定例未便添改惟是外省問刑衙門未曉全律於軍犯等到配

或不復照例折責嗣後除外遣當差之犯例不加杖外凡問擬五  
軍及總徒准徒罪名者俱於逐案題彙引律出語內添入仍依名  
例至配所照應杖之數杖一百折責發落語句通行辦理從之○  
戊辰 上啓鑾謁 泰陵 泰東陵○壬申 上謁 泰陵 泰  
東陵○癸酉 上謁 泰東陵行釋服禮回鑾○諭朕於本日恭  
祭 泰東陵行釋服禮二十七月之制古禮相沿已久不得不從  
惟是時序易遷益增愴慕蓋禮有節而哀則無盡耳至朕躬所釋  
之服今昔不同其故當明白宣示國俗於親喪服縞素百日而除  
朕昔遭 皇考大故欲持服三年 聖母諭云滿洲舊俗服縞素  
卽不薙髮故止能以百日爲斷若百日外仍服縞素亦不當薙髮  
經二十七月之久蓄髮甚長不幾如漢人之蓄髮乎此必不可行  
之事且國俗不薙髮卽不祭神而舊制從無三年不祭神之事縞

素百日已爲得中不宜太過欽此朕因敬遵 慈訓而行然於釋  
縞素後仍存縞素之服蓋因其時 山陵之禮未蒞詣 几筵則  
服之而尋常則遵 皇考家法素服三年前年 聖母大事仍如  
前縞素百日百日後因卽釋縞素而不存蓋朕卽位時年力正壯  
自問可終三年之禮今春秋已望七設或精力稍有未逮存之而  
弗可盡禮於心轉有不安此今之所以異乎昔非敢厚於前而薄  
於後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亦不敢不及朕心猶歉然如不足焉將  
此通諭中外知之○丁丑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甘肅驛  
傳道缺向係總理通省驛務分巡蘭州一府今驛站事宜改隸各  
巡道而蘭州府所屬有倉庫錢糧屯田水利及莊浪甘肅西甯三  
處經銷茶引若併歸別道稽察難周請將驛傳道缺改爲分巡蘭  
州道蘭州一府驛務仍令該道分管從之○戊寅諭河工重務關

繫國計民生最爲緊要全在河臣平日留心查勘未雨綢繆姚立德自擢任河道總督以來僅能謹飭自守於修防堵築機宜全未講求爲思患豫防之計且其平日辦事軟弱屬員不知敬畏上年儀封漫口屢築屢衝推原其故皆由豫省河身寬廣漫灘之水衝有溝槽姚立德未能豫計堵塞以致水漲時穿近隄根且河形近年漸已趨偏南岸姚立德並不早爲籌畫妥辦因循貽誤所以在衝決此皆姚立德經理不善所致且堵築儀封漫口屢有墊塌日久未能竣事物料狼藉帑項虛糜姚立德爲河防專責更難辭咎伊目覩情形若此亦何顏復爲總河乎姚立德本係革職留任之員卽著革任仍留工次效力贖罪所有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袁守侗補授刑部尙書員缺著胡季堂補授其刑部侍郎員缺著杜玉林補授○己卯 上閱健銳營兵○以李承鄴爲四川布政

使由山西按察使遷

○庚辰

上還京師

○裁甘肅甯夏府商籍學額歸

本州縣應試

○辛巳諭原任四川布政使錢鑒上年卽聞其年老

多病第念該員承辦金川軍需始終經理頗爲出力是以降旨令

其解任來京候朕酌量加恩茲據鄭大進奏錢鑒由水路進京行

抵湖北之監利縣地方於舟次病故殊爲可憫錢鑒著加恩賞給

侍郎銜以示優卹

○以袁守誠爲山西按察使

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壬午

諭綽克托革職問罪之處雖所應得但念伊究係漫無覺察並非

自獲罪愆尙可棄瑕錄用著加恩補授吏部侍郎仍著革職留任

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諭弘旰前經獲譴革退貝子今已一年有

餘尙無大罪著加恩補授正紅旗漢軍都統但伊係棄瑕復用之

人仍著革職留任四年無過再行開復○癸未諭智天豹以鄉曲

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指使張九霄於御道旁

東在貢案



跪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爲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逆律定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但據奏稱該逆犯書內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條敢於詛咒尤堪髮指等語此在臣子之心則然朕並不以爲惜憶乙卯九月朕踐阼之初卽焚香告天默禱云昔

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紹膺寶位不敢仰希皇祖若邀昊蒼

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卽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彼時朕春秋方二十五歲初未計及在位六十年壽當幾何亦復不以爲意迨過五十歲乃自計六十年則當八十五歲矣始以此志奏聞聖母蒙

懿旨云皇帝受祖宗付託之重代上天愛養億兆蒼生百

官六十年後豈宜遽釋仔肩卽天下臣民亦斷不肯聽皇帝歸政

慈諭諄切因更計之若果至八十五歲仰蒙天恩朕尙能侍

奉慈顏則禮所謂恆言不稱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時亦卽叩

天致禱今旣不能復申朕愛日之誠則引年之初願亦豈能期必  
遂况今距乾隆乙卯尙十六年爲日正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自  
當日愼一日兢兢業業綜理萬幾克全朕之初志設或七旬八旬  
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  
朕非知足者又豈必定以六十年爲期致蹈從前人主貪戀大  
寶之譏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邀求上帝不幾如張廷玉之以配  
享太廟向朕邀求乎朕旣知張廷玉之非禮又安肯效其所爲  
乎且設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言朕其時壽八  
十有二卽歸政亦不爲早况歷代帝王在位五十餘年而歸政者  
實爲罕覩朕尙有何不足是該犯此條不得謂之詛呪不必執此  
以定爰書也惟該犯敢於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於皇祖廟諱  
直書不避並誑稱世祖章皇帝顯聖於彼希冀惑眾動聽此則

喪心病狂身蹈大逆不可不按律懲治然究與誹謗毀斥者稍爲有間智天豹著從寬改爲斬決至張九霄拜逆犯爲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處斬姑念其人本屬鄉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尙可憫張九霄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五月乙酉諭向來端午節督撫等並無進貢之例惟兩江閩浙湖廣等省所進土貢向在端節呈遞者如茶扇香葛之類各因物土之宜原所不禁其餘無土產省分並不隨眾同進乃今歲各省督撫亦復一例呈獻殊爲非理見已諭令奏事處將山東雲南貴州等省所進物件槩行發還不准呈覽並著傳諭各省督撫嗣後務遵向例如有歷年端節進獻土物仍准照舊呈進至向來並無土物進貢各省不得踵事增華另列端陽貢名目紛紛進獻○庚寅

命齊齊哈爾地方添設官屯○壬辰以白瀛爲刑部侍郎秦雄飛

爲江西布政使

由安徽按察使遷

○甲午以徐嗣曾爲安徽按察使

由雲南巡

西道

○乙未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

之三○丙申吳虎炳卒以李世傑爲廣西巡撫梁敦書爲湖北布

政使○丁酉調汪新爲廣東按察使以查禮爲四川按察使

由松茂道

遷○辛丑

上駐蹕避暑山莊○丙午增福以病召來京以富綱

爲福建巡撫尙安爲陝西布政使○丁未

上詣

文廟行釋奠

禮御製熱河

文廟碑記文曰丙申夏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曹

秀先以禮部尙書扈從幾暇召見談及時政秀先云臣春卿也在

職言職以爲此處宜興學校以造士朕曰俞哉亦其時矣於是乎

有設學之旨於是乎有加額之恩學校旣設則文廟亟宜建乃

命相地伐材卜吉鳩工宮牆泮水殿廡禮樂一如制越二年己亥

夏朕以來巡親釋奠而落成之夫熱河固自古關塞以外荒略之區也雖金遼有興州之稱然旋廢建置沿革率不可考而况有皋比之傳絃誦之聲哉是以我 皇祖每年避暑於此亦不過名之曰山莊故有聚民至萬家之句蓋於禮樂之興未免存待以百年之意今則耕桑日以闢戶口日以滋以幅員計之不啻數千里而版籍或逾十萬焉此而無學校以牖民迪俗豈宜 祖猷揚 聖化之道且今西域烏嚕木齊等處率置郡縣立學校以此較彼爲尤近矣則茲 文廟之建於時於地胥不可緩亦不待人之請而後行稱之曰熱河 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昔蘇軾作韓愈碑記云公之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予謂韓愈因文見道我 夫子體道垂文韓愈之所因者卽 夫子之所垂而見猶待乎行體則其本也且水在地中尙須求而得之我

夫子乃天之經地之義山之峙海之淵無日不在人人心目之中範圍曲成而不遺豈待穿鑿求之而後得然則木鐸之音孰謂不可覺斯民於關外荒略之區也哉○諭熱河自 皇祖建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戶口日滋耕桑益闢儼然一大都會禮樂百年而後興此正其時曾於丙申秋降旨添設學校書院加廣庠額以教育而振興之並相地鳩工建立 文廟茲鑾輅來巡適屆落成親詣行釋奠禮宮牆泮水閒青袍環列彬彬雅可觀從此文化益當蒸蒸日上盛況見在庠生已有五十餘人均應與順天鄉試雖丁酉科曾經中式一人但邊外士子樸魯者多恐尙未能與通省貝字號卷校藝獲售著加恩照宣化府之例另編承字號每科鄉試取中舉人一名俾士子知上進有階愈加鼓舞俟將來文風漸盛人數多至百餘名該督臣再行奏聞增額以示嘉惠塞上士林

多方樂育至意該部卽遵諭行○戊申定烏嚕木齊新建奇臺縣  
城名曰靖甯城門東曰延曦西曰景顙南曰薰阜北曰徠安

六月癸丑朔伊犁將軍伊勒圖奏去年哈薩克阿布賚遣使鄂托  
爾齊到伊犁請兵攻取塔什干進獻並齋誓文一張臣等察其狡  
詐當飭令回去今年哈薩克售賣牲畜來時適有回人巴巴和卓  
同來因問哈薩克近事據云去年阿布賚遣鄂托爾齊曾帶印  
文赴塔什干地方稱言大皇帝降有諭旨將塔什干貢賦賞給  
阿布賚取用見有印文可憑塔什干之伯克等先已應允並留鄂  
托爾齊之子爲質將鄂托爾齊遣回迨眾回人等集議始知實係  
冒索被伊欺哄遂將鄂托爾齊之子殺戮洩忿嗣後阿布賚遂不  
遣使再來等語查阿布賚狡詐多端始則欺罔臣等繼復僞託印  
文圖取塔什干財賦覺察之後妄念始息是其性情詭譎將來仍

恐不無設法遣人再來之事儻再來時臣等酌量情形駁回得旨甚是知道了○甲寅命各省候補旗員丁憂回旗者百日後在原衙門當差服闋仍赴原省候補著爲令○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正定鎮總兵陳大用稟有匿名逆詞一紙係指山西高平縣白蓮教任天祥等謀爲不軌等因當即飛咨山西撫臣嚴密查拏並委按察使達爾吉善馳赴正定率同知府黃檢嚴密查辦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此等匿名逆詞大約俱係奸徒懷挾私仇計圖傾陷詞內旣稱正定有一軍師又或卽係正定地方之人挾仇造寫投遞均未可定但所稱軍師並未指有姓名一時恐難根究而所稱高平之任天祥等俱有的名今楊景素業經飛咨山西撫臣巴延三嚴密查拏自已按名就獲究其是否邪教虛實可以立辨並可就任天祥等訊其平日有無仇家則匿名揭



帖之人即可從而蹤迹鬼蜮自難遁形該督既委達爾吉善前往率同黃檢查辦其逐塘挨查破損緣由易於稽覈自可即得端倪此時正定所屬如有應物色之處黃檢自當在彼訪查否則竟當馳赴山西高平縣會同該地方官查訊任天祥等有無仇陷情由自更可以迅速且黃檢尙能辦事又曾久任山西藩臬於該省情形素所熟悉更屬輕車熟路也著傳諭楊景素遵照妥辦如已獲正犯卽速詳細研鞫務得挾仇誣陷實情從重定擬具奏將此旨著由四百里發往並諭巴延三知之仍各將見在曾否究出正犯及查審情形迅速具奏○癸亥頒書籍於承德府 文廟○甲子哈靖阿緣事革職以富躬爲廣西按察使由山西歸綏道遷○丁卯免甘肅全省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逋賦○戊辰賞安徽亳州蒙城被災貧民米萬二千石○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延三奏派委藩

司譚尙忠馳赴高平縣查明任天祥等實非白蓮邪教搜查各家並無邪教經卷亦無不法形迹詢之地鄰人等僉稱實係安分良民詰訊任天祥等四人俱供平日並無仇家其因何被誣之由不能自解見將任天祥等押帶赴省一摺甚屬錯謬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如任天祥等果有喫齋爲匪情事如匿名帖所指自應嚴切根究分別查辦今譚尙忠既親至其家逐細搜查並無不法經卷及違礙書本並查明各家種地百餘畝及數十畝不等住房二三十間延師設館教讀繭絲滿室並無絲毫不法形迹地鄰等亦稱其實係安分良民眾口如一其爲奸徒懷挾私仇計圖傾陷已無疑義自應卽將任天祥等立時省釋回家乃譚尙忠復將伊等押赴省城殊屬非是而巴延三亦稱俟任天祥等到省督率司道嚴加查訊亦太不曉事矣大抵匿名揭帖出於挾仇陷害者居多

本有立案不行之例第恐同一誣害而其中情節各殊或所指尙屬有因自不可竟置不問是以令督撫等遇有匿名揭帖之案卽派員親往所指之家詳加搜查其是非虛實無難立辨如果盡屬虛誣自當立時開釋俾不至拖累無辜且往往就被誣之人訛得匿名正犯使鬼域無從遁迹既不至事涉顛預兼可做奸頑以全良善督撫等辦理此等案件俱當深體此意妥辦也今任天祥等各家譚尙忠旣經查明實係良民被人誣陷復又押帶赴省其意何居而巴延三旣知匿名帖所指全誣尙復有何可訊豈欲以此見其辦事認真而不復顧事情之誠僞乎若如此辦事則凡溫飽良民一經奸徒控陷雖審明誣屈仍不免押解往來縱事後得釋早已傾家蕩產徒使良善受累無窮而奸匪轉得逞其私願其錯謬不太甚乎任天祥等俱著卽行釋放並查明各家赴省往還費

用令譴尙忠三倍罰出給予以示薄懲巴延三著傳旨嚴行申飭至牛四已經查明並無不法何必又咨山東省鞏獲更屬無謂著傳諭國泰卽行停止查拏如已拏獲起解迅速飛飭沿途地方於所到之處卽行釋放再此案匿名揭帖任天祥等旣未能指出素有仇家其正犯自尙在正定一帶且原係公文印封損破方能插入匿名揭帖其由何站損動無難挨次嚴查卽可根究正犯蹤迹前據楊景素奏稱派令達爾吉善前赴各塘挨查何以至今尙未查明覆奏達爾吉善雖係臬司專管驛站而訪察奸僞非其所長楊景素彼時本應另派一曉事大員幫同查緝今此案爲日已久何以尙無端倪著傳諭楊景素卽飭妥速挨查務獲正犯審擬具奏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傳諭楊景素巴延三國泰遵照速辦且恐各省督撫查辦此等案件或有如巴延三等之錯謬過當者亦

未可定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硃批巴延三摺並著鈔  
寄閱看○乙亥諭吏部進呈光祿寺少卿缺本將外省俸深道員  
開列請簡固屬照例辦理但所開各道尙屬外任可以辦事之員  
不必令其內擢京職轉若投閒因思鴻臚寺少卿缺出既可以科  
道開列光祿寺少卿較彼雖有正從之別然同係五品少卿即將  
科道開列亦何不可之有著將此本發回卽照鴻臚寺少卿之例  
開列科道其外省道員仍著按例一併開列著爲令○丙子諭軍  
機大臣等前據楊景素奏漳河漫溢大溜改趨壩後田禾被淹滏  
河沙河亦同時漲發等語因所奏該處情形未甚明晰曾諭令該  
督卽速繪圖貼說具奏今檢閱舊存之滏陀子牙河圖見滏陽河  
由東鹿縣相近之營上村與滏陀合流是滏河至此卽成滏陀則  
漳河與滏河宜在東鹿之上而下流方入滏陀也滏陀河有無驟

漲未據奏及但滏河既已漲發勢必較盛其匯入滏沱以後見在滏沱河水勢若何有無增長漫溢深爲慮念其漳河衝突改溜之處日來情形若何滏河沙河漲水與漳河有無關涉並著楊景素一併查明據實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尋奏滏河發源磁州沙河由山西入直隸沙河縣境歸大陸澤甯晉泊之後始與滏河會至衡水縣匯入滏沱是滏河至此卽成滏沱也至漳河向有分支一由曲周縣入滏河一由青縣入運河自沙莊壩告成後全漳盡由山東館陶縣與衛河合流入南運河從前故道已無水溜是見在滏河沙河漲水與漳河並無關涉今漳河漫口汎濫之水亦漸消落惟滏河漲發自匯入滏沱河以後水勢較盛至河間一帶之子牙河雖未泛及上游而下游青縣靜海等處間有被水處見飭堵禦疏消並履勘是否成災情形得旨知道了有水成災者

妥爲撫恤○己卯諭據刑部奏殺一家四命之兇犯余膺擬以凌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照新例擬以斬決前降諭旨將殺死一家多人之犯加重定律者原以此等兇惡之徒將人全家殺害實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且恐兇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拌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之嗣其妻子仍得倖免於情理實未允協應改用重典以期辟以止辟今此案余膺殺害熊士順一家四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聰等分別凌遲斬決者共有五犯擬抵之人浮於所殺之數亦覺稍過所有余膺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仍著照原擬斬決其幼子余世榮著從寬免死同兇犯之妻丁氏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並著刑部嗣後如有殺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殺人數將兇犯父子照數定罪俾多寡相當其有浮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

其幼者照此辦理並令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著爲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瀛蕃恭校

秋七月辛卯諭李侍堯奏雲南巡撫裴宗錫病勢沉重醫治不痊於六月二十三日身故等語裴宗錫簡用巡撫以來辦事實心足資倚任昨據李侍堯奏伊患病情形降旨令其解任調理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殊堪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

○以孫士毅爲雲南巡撫

由布政使遷

○癸巳兩江總督薩載署江南

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江南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爲全河關鍵乾隆四十一年督臣高晉請將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俾清水出口下注有力惟西壩迤外舊黃河內存有清水內外相連湖水出口至此散漫少力上年復蒙指示於西壩迤下接築束水隄一

道俾清水直注歸海但查清口外河而寬闊當水勢浩瀚時隄工頗爲受險每年鎮埽所費不貲而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交匯處河身寬長湖水至此力亦紆緩應請將東西壩再移下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則束水隄不致受險湖水亦出口益暢抵黃更必得力擬於收束壩工時乘機移建將壩基兩頭各放長三四十丈如鐵心壩式兩邊鑲埽中心填土俾得經久中間用料接築較之全用柴料亦多節省得旨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乘時爲之○乙未以福明安爲雲南布政使山甘肅南○壬寅諭熊學鵬平日辦事尙屬認真其在廣西巡撫任內審擬秦廷基一案定罪後不行監禁致該犯乘閒自縊實屬袒徇罪無可辭念其係上司總轄不至如廣德黃邦甯敢於欺蔽舞弊是以僅降旨革職令往四川辦理軍需報銷效力贖罪茲報銷事故數年來亦頗

知出力因令回京候旨但見在患病著加恩賞給三品職銜回籍

調理俟痊愈後再行來京候旨○癸卯孔傳炯因老休致以劉墀

爲江甯布政使○以浦霖爲陝西按察使

由河南南  
改光道遷

○乙巳諭據

王宜望等奏請裁浙省商籍學額一摺雖應交部議但思浙省商

籍與長蘆山東情形不同該省人文本盛應試人多本地之人借

商籍登進者十居七八其中人才輩出頗有用至大僚者是浙省

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朕所素知若一旦全行裁汰名爲

嚴嚴商籍童生實則暗減杭城學額寒畯不免有向隅之歎況商

籍之所以清楚者原因該省地方官或私令子弟至親冒名入籍

以冀倖進實爲積弊不可不嚴查究治此外如實係冒濫者有犯

必懲其餘則不必因噎廢食豫申厲禁朕從不爲已甚之事何必

獨於此加嚴以抑士氣乎且浙省商籍學額相沿已久向亦未聞

東華續錄

其有弊竟可無事更張朕以爲浙省商籍學額自可仍舊辦理但令該撫等隨時查察勿使有倖濫等弊足矣著九卿一併議奏以爲何如諭軍機大臣等據王宜望等奏請裁汰商籍學額已批交該部矣繼看伊等另摺陳請於來春南巡時特降恩綸將裁去商籍五十名之額卽在於杭府仁錢三學酌廣額數以爲定例等語雖屬調劑之見但浙省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與長蘆山東別省寄籍者迥異若全行裁汰則寒畯少一登進之階卽或於明歲加恩廣額是旋裁旋復幾同朝三暮四之權術朕所不屑爲也况今距南巡時尙有半載士子不知將來廣額之恩止知見在減額之事能保無寒畯向隅生心舛望乎若該撫等早露消息是市恩也且江浙事同一例南巡降旨必不能厚此而薄彼亦復難以措詞若因浙江而並廣江南又屬不成事體是以特降諭旨欲

將浙省商籍學額照舊辦理較伊等所請不動聲色尤爲妥善將此諭令三寶等知之所請加恩另摺仍著發還

八月壬子朔諭我國家開基定鼎統壹寰區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薩克喀爾喀各部咸備藩衛世篤忠貞中外一家遠邁前古在太祖太宗時其抒誠效順建立豐功者固不乏人而皇祖皇考及朕御極以來蒙古王公等之宣勤奏績著有崇勳者亦指不勝屈因念伊等各有所爲軍功事實若不爲之追闡成勞哀輯傳示非獎勵猷而昭來許之道著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將各蒙古扎薩克事績譜系詳悉採訂以一部落爲一表傳其有事實顯著之王公等卽於部落表傳後每人立一專傳則凡建功之端委傳派之親疏皆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該總裁大臣等卽選派纂修各員詳慎編輯以清漢蒙古三體字合繕成帙陸續進呈候朕

閱定成書後卽同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漢字錄入四庫全書用  
垂久遠其各部落並將其所部之表傳專傳以三體合書頒給一  
冊俾其子孫益知觀感奮勵副朕推恩念舊至意○甲寅諭近來  
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  
所擬原藁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  
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  
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知其所以  
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  
牽綴爲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  
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  
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  
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卽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

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絜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卽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爲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尙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爲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爲好小慚者爲之小好大慚者卽以爲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尙思回狂瀾

於旣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爲宗  
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爲怪讀書人於此  
理尙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止  
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卽先正名作亦不暇究  
心惟取庸陋墨卷剽襲擗摭效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  
以是學舉子以是爲揣摩試官卽以是爲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卽  
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卽士習亦不可問矣  
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  
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  
卷亦當嚴爲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槩擯不錄庶幾共知謹懍文化  
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  
力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學政及繙書房理藩



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儆心欽承毋忽並諭中外知之  
○己未展築永定河新北隄○庚申調徐嗣曾爲雲南按察使汪  
圻爲安徽按察使○丁卯頒 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訓飭士子碑  
文於國子監及各直省學○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  
圍○己巳諭前因江浙督撫等以兩省臣民望幸奏請巡閱河工  
海塘已降旨允於庚子春正月諏吉南巡至所稱明歲爲朕七旬  
萬壽欲就近申祝則斷乎不可業經宣諭飭禁蓋朕本意原以庚  
子爲朕七旬誕辰辛丑卽 聖母九旬萬壽連歲疊逢大慶中外  
臚歡自可聽其抒誠祝 嘏今旣不能遂朕初願朕復何心爲己  
稱慶惟念士民想望恩澤積有歲年因詔開鄉會恩科並輪免各  
省漕糧一周以洽羣悃明年南巡回鑾後俟 北郊禮成卽啓程  
幸避暑山莊駐蹕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年例行若在京受賀惟

恐轉多振觸遂至山莊以避之至於西藏班禪額爾德尼豫請親祝實屬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來卽令於山莊瞻謁俾從其便朕並非因其稱祝先期往就之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仍有以慶典爲請者非惟不能博朕之悅適以增朕之懷又豈臣子愛敬之道乎俟朕八旬大慶則當聽從諸臣稱祝此次不必允行又前屆朕六旬萬壽時古北口熱河兩處曾有點綴段落鎧綵之類本屬朕所不取明年尤當嚴禁將此再行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部院奏事摺於案情敘畢空一格書寫看語而外省督撫奏摺於敘案畢卽接寫看語殊覺頭緒不清著傳諭各督撫嗣後奏摺凡看語俱空一格繕寫以清眉目○壬申諭見在御前大臣較少和珅著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乙亥 甯壽宮成○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諭據李侍堯奏滇省墾欠鹽課一案查

係從前各屬承辦軍需將應解鹽款混行那借及至領出軍需銀兩並不歸還鹽款以致虧缺積歲增多但事歷多年官非一手其間情節輕重殊難分晰允當若徒以一參了事而追賠延宕累月經年於課款終無實濟因思課款虛懸由於鹽斤無著遂因爲勒定期限如果於今歲奏銷之前尙敢絲毫短絀不問人數多寡定卽嚴參從重治罪見任各員各向井竈收買餘鹽趕煎趕補半年之內鹽斤業已足數等語所奏可嘉已於摺內批示矣滇省墮欠鹽款積弊相仍歷久未能釐剔今李侍堯察其致弊之由勒限趕辦不越半年而應存鹽數業已顆粒無虧可見事在人爲果能實心查辦積弊自卽肅清該督旣屬能事又復實心宜其立見成效也至所稱此案年久弊深咎非一任請槩免其參究所見亦是從前那借各員及該管上司歷年已久物故者多旣難查其始於何

任若徒挨查月日責令賠償亦屬有名無實與其追究已往徒談之空言自不若整飭將來使不蹈覆轍從此年清年款不令絲毫虧欠鹽務自日有起色且該督既查明積弊原委和盤托出不敢稍存隱飾並將難辦之故據實陳明不敢稍涉顛預更非沽名邀譽如此方深得古大臣公正之道李侍堯係尙書李元亮之子本屬世家且見其頗有才幹遂由熱河副都統改授侍郎旋即用爲將軍總督並歷內部尙書閱歷日深在封疆中實爲傑出遂卽簡畀綸扉原屬素所倚任之人然不意其經理得宜以數十年之積弊一旦而廓清之萬安萬全並非擬議之所及也總由上蒼篤生此公正體國之賢臣以資治理朕覽摺嘉慰之餘實深喜悅特賞上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用昭優獎

九月壬午朔諭嗣後凡監督有半年接替者俟滿一年更換○癸

未諭昨降旨以內外扎薩克目 皇祖 皇考及朕卽位以來服

勤勉力勩猷卓越者甚多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追溯伊等從前  
勞績編纂表傳以垂永久茲念各城回人自投誠以來宣力軍前  
封受王貝勒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體加恩編纂表傳著交  
該院查其內實心效力立有軍功者會同國史館照蒙古王公編  
纂表傳以示朕一體矜恤回部臣僕之意○甲申撥部庫銀一百  
萬兩解河南儀封等州縣被水處備用○戊子免陝西延安等府  
州屬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民欠常平倉穀○己丑 上駐蹕避  
暑山莊○甲午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戊戌賞原任大學士劉  
統勳之孫鑑之舉人一體會試命原任尙書王際華之子內閣中  
書胡梧一體會試○庚子 上還京師○壬寅以福崧爲甘肅按  
察使

由四川  
北道遷

冬十月辛亥朔諭明春巡幸江浙照舊例江浙二省各截留漕糧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平糶○壬子以莊存與爲禮部右侍郎

○以海成瑪興阿俱爲內閣學士

海成由哈喇沙爾辦事大臣瑪興阿由太僕寺卿遷

○乙

卯 上幸

皇八子儀郡王永璇第○丙辰諭臺灣道府期滿調

回者卽與遴調之員對調著爲令○己未

上幸

皇十五子所

○壬戌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倉

穀○乙丑

上幸

皇次孫定郡王縣恩第○丙寅諭前日句到

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句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死馮文煒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部俱擬人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殺一家六命慘毒已極卽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爲情眞罪當而

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均擬斬決尙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爲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尙在童稚無知若槩予駢誅死覺不忍予句此卽朕之姑息然仰體上天好生之心毋甯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兇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並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見行之例辦理如在十歲以下者著同擬斬監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句之王喜娃馮大甫馮二甫卽照此例行著爲令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戊辰諭因謀奪產業爭繼釀命者均不准其繼立應聽族戶另行議立著爲令○庚午補行冊封順嬪鈕祜祿氏爲順妃貴人鈕

祐祿氏爲 誠嬪伊爾根覺羅氏爲 循嬪

十一月丙戌諭朕自踐阼以來恭遇 郊壇大祀一切儀文典禮  
悉本誠格之心敬謹將事以期昭格歷四十四年如一日弗敢稍  
有懈弛惟是越歲庚子朕春秋已屆七旬雖自信精力如舊凡升  
降拜獻尚可弗愆於儀但迎 神進爵儀典繁重若各 壇位前  
俱仍親詣轉恐過疲生憊於精意或有未孚非所以展精禋而答  
鴻貺也因思 正位上香獻爵朕必當躬晉申虔至 列祖  
列宗配位前上香朕仍親致其獻帛爵諸禮著自今年冬至 南  
郊爲始令諸皇子代陳邇年 郊壇大典命諸皇子敬侍觀禮卽  
所以豫教之也庶朕稍節起跪之勞一心得專於裸薦此非朕之  
敢萌怠念也會典開載 郊壇之祀原可遣親王恭代敬憶 皇  
祖聖壽六旬以後因步履少艱 大祀雖道官恭代仍於 壇門



莊嚴以將誠意今朕幸登拜尙可如常止期省曲節以壹志明禋  
並非耽安逸而倦於對越凡天下臣民皆可諒朕本懷卽上帝  
祖宗亦必鑒朕忱悃且不特此也嗣是而至八旬能常如今日  
而不衰亦不敢因年歲屢增於禋祀稍有或軼若蒙上蒼眷佑  
得遂朕之初願至八十五歲歸政惟當始終勿懈以申朕敬天  
法祖之深衷耳著各該衙門敬遵辦理並通諭中外知之尋禮  
部議奏恭遇大祀阿哥等豫在壇上東西侍立恭候皇上  
詣昊天上帝列祖列宗位前各隨皇上奠帛進俎如儀  
至初獻向係昊天上帝位前獻爵後皇上旋讀祝位跪候讀  
祝畢始詣列祖列宗位前獻爵今列祖列宗位前阿哥  
等分詣獻爵臣等謹酌擬阿哥等候皇上詣昊天上帝位前  
獻爵時卽各分詣獻爵亞獻終獻同阿哥等奠獻帛爵畢仍東西

侍立不隨行禮從之○諭向年秋朝審人犯內有業經緩決三次以上人數積多者每屆數年敕刑部堂官量爲查奏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今自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查辦之後至本年秋讞擬入緩決者又積有八千九百九十餘名其數已爲不少著刑部堂官將本年秋朝審緩決至三次各犯照前次查辦之例逐一查明各案所犯情節分別減等以昭矜恤至秋朝審情實官犯有經十次停句者並著查明加恩改爲緩決其旣改緩決以後卽有再閱秋朝審三次者亦不得與常犯一例議減朕辦理庶獄每寬於民而嚴於官蓋以身爲職官之人自罹法網與無知之小民不同業由情實改入緩決已邀寬典自不當因其又經三次遽予矜原此次刑部辦理緩決減等各案其官犯卽照此例止須將其由實改緩並閱過次數另列清單呈覽此等或有應行加恩者候朕隨時酌量

降旨刑部不得爲之申請著爲令該部卽遵諭行○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明春南巡江浙該督撫等自皆念切迎鑾越境進出各省俱有應辦差務事宜遠迎轉恐貽誤亦不必以此爲敬且入疆在即自可每日扈行常承指誨更不在早見數日薩載楊魁閔鶚元止須於離江南境一站之山東地方接駕三寶王璽望止須於蘇州接駕均毋庸遠迎將此各傳諭知之○己亥命安徽截留漕米三萬五千石於亳州等處備糶○辛丑諭嗣後皇孫等俱著用紫氍手紅鞍座如係特旨賞給金黃轡鞍座者方准其使用著交內務府武備院存記永遠遵行其絛恩絛惠馬上嫺熟騎射亦屬可觀著加恩賞用金黃氍手鞍座○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等奏順黃壩工口門未施工者止有七丈餘見在上緊趕鑲計日可相機堵合連日盼望甚切茲據阿桂等奏自下大埽後口門止

餘四丈有零正在督令趁勢搶壓冀可合龍乃十一日早水勢猛洶異常陡將南壩墊塌二十餘丈懷慚無地詢之徐建功等再上又無可移辦之處惟有上緊接作輒鑲雖有埽底仍屬無礙計工段亦不至過遲等語竄之深爲焦急然亦實無別法已於摺內批示矣因思向來衝墊俱係北壩此次則係南壩其壩身尙非頂溜不至與水急爭今補鑲補築似較北壩施工稍易或可期迅速蕲事亦惟有全力赴之一切皆臻妥善以待 天佑 神助耳至阿桂等另摺懇請議罪議罰之處俱可不必伊等在工俱實心任事百計經營似此次之功虧一簣信非人力所能施意計所能及並非怠玩誤工不但阿桂不必引爲己咎卽袁守侗陳輝祖有河工地方之責者亦不必各請歸罪若如所見朕先當引過自訟然朕自昨秋豫省河工漫口以來軫念民艱日夕縈望前後發帑數百

萬以爲工賑之需復截漕糧十萬以爲賑濟之用而且蠲緩頻施  
凡有關於民瘼者無不籌辦實政止不過如此朕心不可謂不盡  
豈有因此而卽飾爲虛詞下責躬之詔乎近年史館進書偶閱元  
史河渠志見賈魯於合龍時所設之法甚多行之果有速效或史  
冊過於溢美或今昔情形異宜自未足盡信其各法或有見已施  
用者或有難以施行者亦不可知但史志既有此言甯可信其有  
著將此志節錄一段寄阿桂等閱看詳詢徐建功李永吉等或其  
中有可節取之處不妨倣而行之如皆不可行亦不必因此過於  
拘泥俗諺所云病急亂投醫亦無可如何之一法也至十二月二  
十日爲皇孫綏億成婚吉期阿桂若能將合龍之事辦竣彼時能  
兼程到京固善但所指係阿桂孫女非必須阿桂一人專辦况見  
有伊子在京辦理一切阿桂卽不能趕回亦屬無礙轉不必因此

著急將此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將見辦壩工引河情形若何及合龍約在何時迅速覆奏○丙午李世傑丁憂以姚成烈爲廣西巡撫達爾吉善爲廣東布政使黃檢爲直隸按察使由正定府知府遷○戊申諭本日吏部將楊景素奏請調簡之原署良鄉縣知縣張習引見觀其才具似屬中平已如所請補用矣該員係涿州州判經周元理奏署良鄉縣知縣莅任甫及半載楊景素卽以該員忸謹有餘肆應不足於衝途驛路辦理日形竭蹶奏請調簡該員係由繁調簡前任保舉督撫未便竟置之不問而吏部則例並未定有處分向來辦理原未周密自應另行定議但各省督撫或有與前任不合者有意苛求將從前保薦人員肆行更調以見己之長而形人之短者有之又或接任之督撫心存徇庇雖有才不勝任之員亦一味因循姑息者亦有之於吏治官方均有關繫應一併妥

協詳議俾督撫不敢濫舉而接任者亦無滋弊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尋議調繁之員係指名特保旋以才不勝任調簡將原保官降三級留任如接任督撫因與前任不合有意苛求肆行更調引見時經 聖明鑒察照參奏不實例降二級調用或心存徇庇因循不効致誤地方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從之○己酉諭直隸布政使員缺著黃檢補授文祿前在臬司任內獲咎實因初任觀望周元理所爲尙非行私大過著加恩補授直隸按察使仍帶革職留任五年無過方准開復文祿未到之前其臬司印務著劉峩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直隸布政使單功擢病故一摺夾片內另請將尙安于易簡二員揀授一員等語大屬非是兩司爲各省大員非督撫所當保薦况朕御極以來從無薦舉大臣子弟者于易簡爲大學士于敏中之弟誰不知之雖內舉不避

親叔向曾言及然在當時或有行者而在後世則不能保無流弊  
究當以避嫌爲正理楊景素何遽爲此奏耶況于易簡從前雖在  
直年久而自知府運使至臬司遷擢過驟卽就其才具而論雖尙  
能辦事再經數載授以藩司亦可勝任今有此一奏轉須遲用數  
年是愛之適以害之卽于敏中知之不但不以爲感自當轉以爲  
恨至尙安雖屬能事然在直隸未久究爲生手其舉尙安在前者  
不過爲陪榜秀才其意在於于易簡也直省道員內厯練誠實與  
單功擢相仿者莫如劉峩何以不保劉峩而轉薦尙安亦爲失當  
楊景素著傳旨嚴行申飭

十二月壬子吏部議駁江蘇按察使龍承祖奏私罪降革及加級  
紀錄不准抵銷各員請照因公降革間擬杖徒等有餘罪人員一  
例加數捐復等語是公私罪旣無區別且恐劣員有恃漫不知儆



得旨部駁甚是龍承祖身任臬司刑名是其專責捐復事例本非分所應言乃欲將私罪降革及加級紀錄不准抵銷各員照革職有餘罪人員一體准其加數報捐致私罪人員與因公降革均得同邀錄用非爲言利起見卽欲爲此等廢員另開捷徑殊屬非是龍承祖著交部嚴加議處○癸丑命侍郎德成馳往河南商辦河工堵築事宜○甲寅命戶部侍郎董誥軍機處行走○乙卯諭兩廣總督桂林才具優長辦事敏練簡任封疆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深爲軫惻桂林著加贈太子太保銜其任內處分並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以巴延三爲兩廣總督雅德爲山西巡撫調書麟署倉場侍郎○丙辰調博清額爲兵部侍郎以保泰爲理藩院侍郎

由太僕寺卿遷

○戊午諭大學士于敏中品端才練學識

優長久直內廷小心謹慎歷數十年如一日自簡畀綸扉辦理平

定金川軍務承旨書諭懋著勤勞因加恩列入功臣特予世職並  
賜雙眼孔雀翎黃褂以彰優眷恪恭匪懈倚任方殷前因其喘疾  
較甚諭令乞假加意調攝卽派太醫院堂官前往診視並賜人蔭  
俾資培益用冀速痊復屢遣大臣存問昨聞病勢沈劇倍增塵念  
茲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恩入祀賢良祠並派皇八子帶領侍衛  
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  
文襄○諭湖廣總督圖思德簡任封疆宣力有年實心任事正資  
倚任忽聞溘逝深爲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以  
富勒渾爲湖廣總督綽克托爲工部尙書調惠齡爲吏部侍郎以  
海成爲工部侍郎○癸亥以達敏爲內閣學士由太常寺卿遷○甲子諭  
向過年節督撫等原無貢鋌之例惟直隸距京甚近從前方觀承  
曾於年底進鎰數對以備賞用此後周元理楊景素相沿呈進尙

屬可行其餘遠省從無此事督撫等惟勤職奉公實心任事前會  
屢降諭旨禁止貢獻乃今歲各省頗有貢鐙者殊屬無謂見已諭  
令奏事處凡向來未進鐙之各督撫一槩不准接遞如有復進獻  
者當以違制論將此通諭知之○丁卯諭畢沅見在丁憂陝西巡  
撫員缺緊要卽著劉秉恬前往署理不必來京請訓伊曾任封疆  
且守制已屆一年見因一時不得其人暫令署理並非開在任守  
制之例也○戊辰以曹文植爲刑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己巳命程  
景伊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調積璜爲吏部尙書協辦大  
學士以周煌爲工部尙書由兵部左侍郎遷○調瑞齡爲江蘇按察使以  
姜晟爲江西按察使由太僕寺少卿遷○辛未諭直隸總督楊景素老成  
歷練宣力有年簡任封疆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贈  
太子太保其任內處分俱著加恩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

具奏○以袁守侗爲直隸總督陳輝祖爲河東河道總督榮柱爲

河南巡撫○以羅源漢爲兵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以王昶周元理

俱爲左副都御史王昶原在大理寺卿周元理原在直隸總督○壬申以江蘭爲河南

布政使由太僕寺卿遷○癸酉徐恕卒以于易簡爲山東布政使葉佩蓀

爲山東按察使由山西河東道遷○甲戌汪廷璵丁憂以胡高望爲工部

侍郎○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

二萬七千五百四萬二千九百一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

二千八百八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八石三斗六升六合四勺